

T4996/8257(43)

超

等

第

肆

拾

伍

名

張

廷

棟

尊經書院

清言錄 卷二 論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聖人為入嚴取舍之辨恐心之為境役也夫富貴貧賤境也而欲

惡則出於心於非道則不處不去其取舍不綦嚴哉且以境之足

以移人也而不知人之為境所移者不移於其境而移於其心心

苟為境所移則心役於境必其先有不能自主者矣心苟不為境

所移則心制乎境必其中有能自立者矣故心不能不與境接惟  
不予以可移之心斯一任境之紛乘而皆毅然其不苟日者夫子  
恐人之心役於境而因示以取舍之嚴也曰世之有富貴貧賤境  
之殊也人之欲富貴惡貧賤心之同也欲之則必思處之惡之則  
必去之思又其心之所不能已者也惟然吾得即富貴貧賤之境以  
驗夫得富貴貧賤之心冲穆無朕之初無所見為心何所見為境  
自有富貴貧賤而境之順者以形境之逆者以形順者之不同夫  
逆即逆者之難擬夫順也是有與為嘗試者固即此順逆之境也  
接構未起之會無以逼其境何以逼其心自有富貴貧賤而心之  
欣者以分心之厭者以分欣者之不能強為厭即厭者之不能強  
為欣也是有待於裁判者固即此欣厭之心也此無他境之有富  
貴貧賤即人心之有欲惡也處富貴之心固即此欲之心所起遑

計夫得之不以道也。去貧賤之心固卽此惡之心所迫。矧其得之不以道也。而不處不去者異矣。高其見於俗情之上。實有知吾之生平自有至富至貴之見。而非富貴所能奪者。故富貴雖相逼而來。而不處者如故也。定其情於方寸之中。實有知吾之素履自有不貧不賤之真。而非貧賤所能困者。故貧賤雖無因而至。而不去者自若也。是知富貴未嘗不可欲。而吾之所欲有甚於富貴者。非必逃富貴以為高。吾自從吾所好。卑平居淡泊為志。富貴祇聽乎在天。其偶償於所欲者。果有應得之端。猶且平情而自揣。恐為欲之所蒙。至於得非其道。雖亦倖中夫欲。而不欲所欲者。斷不肯以苟富苟貴。或易其操也。蓋有清其所欲之源者矣。貧賤未嘗不可惡。而吾之所惡。有甚於貧賤者。非必引貧賤以自悔。吾自守吾之素耳。夙昔戒懼為懷。貧賤亦任乎其遇。其投偶以所惡者。本屬自致。

之數固覺引分以相安不使惡之為累至於得非其道雖亦大拂  
乎所惡而不惡所惡者斷不至以耻貧耻賤或改其度也蓋有守  
其所惡之正者矣此君子之嚴取舍以存仁也

賊得金壘浮菊催開宴

得開字五言八韻

瓊榜題名日草生宴正開菊新浮玉蕊壘凸泛金醅露染斑

毫染霜華綺席陪龍門欣入座羯鼓鬧銜杯壽筭分濃澁豪

筵屬異才晚香蟾窟共首唱鹿鳴推蓮燭明雙照芳尊酌幾

回曲江嘉會續聯步到

蓬萊

漢武帝悔田輪臺論

漢武帝窮兵黷武欲威四夷故聽桑宏羊徒民卒田輪臺大築亭

隨至於末年乃下哀痛之詔陳既往之失與民休息禁止苛暴鳴

乎武帝誠勇於改過者也。雖然，金子有感焉。考之輪臺在西域，車師國千里，有溉田五千頃以上，以五千頃之田使民耕治之，食可無憂。因民為兵，以戍為守，屯田之舉未嘗非中國之利也。所惜者道路遼絕，民不耐飽飢渴，雖無暴師之失，難免揚水之傷。此其所以辛勞百姓也。史言帝賂犀布、瑇瑁，則建珠崖七郡；感枸醬、竹杖，則開牂柯、越巂；聞天馬、蒲桃，則通大宛。安息欲威諸國，則田輪臺。然則武帝誠貴異物而罷中國也。輪臺之悔，其亦窮而思返乎？易曰：不遠復，无祇悔。武帝之謂也。

不悉歟夫亦  
謝為帝之  
器也

頃為帝始  
貴異也而  
謂中國也  
諫臺之  
謝其亦讓  
而思也  
乎也白